



宁波文博会已经成为浙江省内最大的文化类展会，为长江经济带及沿海经济带上的30多个重要城市提供交流平台。

此前，宁波以港口闻名于世，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0年居全球第一，更是浙江首个、全国第8个外贸进出口总额超千亿美元的城市。

但和浙江省会城市相比，宁波在文化旅游方面显得有些低调，没有太多人完全知道：其实宁波不仅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东方的首发港、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，还拥有众多文化古迹——河姆渡遗址、松兰山、九峰山、九龙湖、五龙潭、南溪温泉等，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。

如今，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，历史文化悠久的宁波开始发力，通过对宁波文化的两个核心——海丝文化和运河文化进行深入挖掘、重点保护宣传，海丝和运河带上的各个城市终于被连接起来，文化“活”起来了，城市的相关产业也就“活”起来了，长三角一体化也就有了具象的落点。

从海丝走向世界

走在宁波街头，随处可见“海丝古港、微笑宁波”的城市宣传标语，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邱金岳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这也正是宁波旅游文化的内涵。

历经千年的海洋文化沉淀，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品格、思维方式与发展视野，留下了一大批具有

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古迹及精神财富。

历史上的宁波曾被称为“明州”，晚唐时期，全国经济中心南移，“陆上丝绸之路”衰落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兴起，古明州开通世界海上贸易航路，明州港被列为开埠港口之一，成为唐朝向亚、非、欧通商的核心口岸。

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曾将公元782-1191年间中日贸易往来作了统计，中国商团由明州启程，来往于日本达百多次，平均三年往返一次，带去大量丝绸、瓷器、书籍出售，贩回砂金、水银和锡。

关于宁波在日本的影响力，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江怀海给《新民周刊》记者举了个更为直观的例子。广受中国游客喜爱的日本奈良，因喜欢吃仙贝的小鹿和世界文化遗产东大寺闻名，东大寺始建于749年，1180年曾遭遇战火，于1185年重建，其中来自宁波的工匠陈和卿成为了重建的总工程师。于是，你能在这座异乡的庙宇中看到两座用宁波梅园石雕刻的石狮；欣赏到宋时卯榫结构风格的大殿（如今是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建筑）；还有明州建筑风格的钟楼……

“日本人喜爱我们的建筑风格和文化，而宁波作为海丝的起点，更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站，在日本民间甚至有‘圣地宁波’的说法。”江怀海表示，正因此，日本文化中，你总能寻到数不清的宁波元素：明

州人林净因作为日本僧人龙山德建的俗家弟子，跟随来到日本，并带去了中国糕点和馒头的制作工艺，被称为日本“馒祖”；曾在宁波广慧寺、天童寺生活数年的日本僧人明庵荣西（后为建仁寺的开山祖师），把茶文化带到日本，被尊称为日本“茶祖”……“佛教、经贸、瓷器、建筑，我们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。”

除了日本之外，宁波的航船从明州港出发，经泉州、广州绕马来半岛，过印度洋到波斯湾至阿拉伯国家，将宁波最负盛名的越窑青瓷、茶叶等商品带到了世界各地。《宁波港史》记载，唐宋时期，许多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到宁波从事商贸活动，当时的政府还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“波斯馆”。

“欲国家富强，不可置海洋于不顾”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宁波与海洋结下了深厚的缘分，而持久的海运贸易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，更使这里成为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地区。

明清时期，王阳明、黄宗羲的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”“工夫所至，即是本体”之说，更成为了宁波文化的底色——经世致用、知行合一。而他们提出的士农工商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，到后来的“工商皆本”论，更为宁波人从商，给出了理论基础——直到现在，民营经济仍然是宁波发展最大的特色。

而到了新时代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对宁波又有了新的意义。

《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》提出，积极推进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战略支点建设，参与沿线重要港口